



# 「我」與自然實美的敘事

● 彭易環\*

現實中活力充沛的我，是有能力在環境中接收訊息、頑抗質疑、對話交流的主體。文字敘事中生機盎然的「我」，帶著生命的複雜性以不同視角親近環境，在記錄、步行、思考、閱讀表達中整理內心場景，以文學技巧描繪人物群像、生存環境、社會節奏駕馭一條不會斷裂的線索，和讀者一起感知心裡的敘事空間，育成獨特的文學主題。

## 一、從時間到空間敘事的「我」

我，從作者的角度看，是製造素材的敘事(敘寫和敘說)行動者。退到自然物後面，不侷限花草禽鳥的可能，不論貴賤都能變成最美的樣子，讓聲響、顏色、情景中的細節被模擬重塑，藉書寫找尋另一種可能的我。一面來自真實生活，善於觀察和感知，以不同功能鋪展人際關係網絡，製造飽含行動力的素材；一面在敘事過程中善用各項素材，變換感知、行為與記憶，是建構敘事作品的行動者。

而「我」從故事層次中的「角色」來說，角色是被虛構出來的、有具體明顯特徵的行動者，對讀者產生不同的作用，隨著敘事中角色的感知、行為與記憶等訊息，讀者藉其明顯的個人特徵按圖索驥，清楚地描繪各式心靈圖像(Bal, 1985)。

因此角色特徵會以累積的方式，或受特徵提供的訊息限制，或隨故事發展有所轉

\* 彭易環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變，角色形象逐漸完整地存在於其他角色的關係中，並在讀者和現實的參照之下，個性清晰地被呈現。

## 二、書寫行動中的我

生活中的我和敘事中的我，這個具有行為能力的行動者，因為表現層次不同各有不同功能，著重描述敘事層次的我，在時間敘事的審美經驗，與空間敘事裡順時迎變的多重時間敘事策略，此處除了以情景交融了解時間敘事，並從跨域交會的描述介紹跨域敘事。

### (一)適性交會的敘事

來自古典文學的情景交融，重視時間敘事，一面展現文學之崇美，一面闡述現實。生命遭遇外在環境的考驗，透過文學發聲，現實即刻轉變為生命的一部分，形成創作的素材，澆灌在文學藝術作品裏。因此，不一定是美的現實，作品以美學反應，錘鍊現實，主體「我」因此湧動生命力量。詩人創造詩的世界，有鑑於自然供人欣賞仰望，人不僅能與自然互為知音，重要的效益是自然對人文的涵養，使人浸沐在一大片綠色的生活裏，瀏覽眼前風景，與環境對話，召喚昂揚熱忱，以流動的視域記錄累累的情感，用新詞發展自然物的擬人性格，將個人體悟流動無阻地融入自然，使作品產生獨特的意義見證時代對「我」的衝擊。

詩人羅門曾論述自己的詩觀：「表現人在時空中活動的種種美感情境，這方面應偏重，因為它是對『人』的追蹤。這項追蹤，可在現實的場景，也可在超越現實的內心場景。」(羅門，1996)。超越，是因為個人情感心境的觸發，直接發生在主角身上，使主角立即感受異於前的變化。詩人詹冰則扶桑花表達內心場景：「夕陽閉上了眼睛。扶桑花，越燃越紅了。(詹冰〈扶桑花〉) 扶桑花的紅顏色像被夕陽染色，一語雙關地映照著太陽西下的景致，襯托觀者的心境。像這樣書寫自然，表面上像是感受環境的摹寫，置身自然環境，敞開心胸諦聽自然的音訊，以剖心文辭窮究體察生命回轉的過程，牽合主體與客體、自然與人文。隨著扶桑花「越燃越紅」，內心場景促使文章的情緒



狀態或匱乏或氾濫，無疑的是接受環境召喚後，情景交融的最佳展現。

敞開心胸諦聽花訊，數數回饋這種心物交流的過程，融入自然世界，「不以人為尊」地觀察、感知、行為與記憶，讀者按圖索驥地理解了敘事層次中的作者，與花草一起在時間中感受與尊重自然，行動者「我」以情景交融地敘述了非虛構經驗，引導讀者隨著敘事角色。讓我們感受一篇短文，並和敘事中的我接受環境召喚，共享與自然的對話：

某天的早上，在榕園尋找素材，  
沐浴在風中，葉子隨著風輕輕擺動。  
突然間，傳出了低沉的鳴叫聲，  
是黑冠麻鷺，我的朋友，  
牠是來這裡吃蚯蚓的。  
牠不怕人，可以靠近一點，跟牠互動，  
也可以遠觀牠或讓牠遠觀我。不怕人的牠，  
兩個互不干涉，我們繼續享用自然的寧靜。(107級網通張榮裕)

我的朋友黑冠麻鷺，自在地在校園中尋找食材，偶而發出低沉地鳴叫聲，當「我」靠近不怕人的牠，發現兩個互不干涉，分別享用自然的寧靜，雙方彼此尊重中，用「也可以遠觀牠或讓牠遠觀我」體察生命的回轉，牽合主體與客體、自然與人文，審美經驗在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裡，輕鬆自然地適性交會。

## (二) 跨域書寫的情感標記

語言凝練的詩句，是一種結構跳躍、富有韻律的文學體裁，當它形象地反映和表達思想感情的，跳躍性和音樂性的基本特徵，會讓運用形象思維進行的創作，巧妙地聯繫兩種原先看起來不相關的事物，讓所要表達的情緒清晰可懂。例如：

我的心情像土撥鼠挖洞，想找到出口。(張惠妹·牽手)

沒有你，像離開水的魚，快要活不下去。(任賢齊·我是一隻魚)



滯礙的情感在「土撥鼠挖洞」與「離開水的魚」的具體替代轉換下，情意特別突出。同樣的，專業術語通常言簡意賅地表述相關領域的內涵，若是透過譬喻法轉譯這些概括性強的詞語，或將術語入詩，也可表達一定的情愫，引領觀賞者的理解，使情溢乎辭，讓外行人一聽就懂。

就拿數學來說，這是一種抽象思維活動，數學家運用邏輯思維進行工作，詩與數學兩者平日是不相干的兩種領域，但都以和諧、對稱、簡潔、嚴謹著稱，文學界時常將二者進行專業與文學的跨域交會。當代著名作家秦牧說：「詩歌中適當地引用數字，有時的確情趣橫溢，詩意盎然。」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把數字一、二、千、萬揉入詩中，生動貼切，妙趣橫生。又如宋代邵雍寫道：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；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」寥寥 20 個字用十個數字描寫了一路的景物，通俗自然，膾炙人口。又如數學詩：「從零看人生/零，虛懷若谷/面對世界的/加減乘除的清算/不做無謂的爭執/它給予人類/圓滿的修行啟示/提升人生/達到無我的最高層次。」從零開始，到看見虛懷若谷的心境，對應加減乘除的人生態度，「零、虛、圓、無」臻於圓滿，達到無我，都是人生智慧的顯現。少男少女淺淺淡淡的喜歡，就像數學的無解，譬喻融合了思維與情愫，詩中意境雖無解，詩意卻另有所思，讓解不出的存在座標，有著無限可能，表明你和我的座標如果缺少共線，也有著許多變化。因此，數學可以很文學，不再是許多人的夢魘，有趣的詩意扭轉大家對數學的刻板印象，藉著質數表達孤獨的心緒：

孤獨的質數，除了自己甚麼都沒有

11 看著所有人， 所有人看著 11

就像不能相戀的異父異母兄妹

相似的彼此

相知相契卻不能相守

隔著永遠的一步之遙

只能相思相望、相望相依

11 看著所有人， 所有人看著 11



孤獨的質數，除了自己甚麼都沒有

(〈質數-11〉行流一乙徐○言，2015「文以載數」文學獎詩歌組第二名)

11 這個質數出現情趣橫溢的效果，使數學如新詩詞語一般美麗，因為數學即是詩，詩即是數學。數學也透過新詩表情達意，在鏡像世界中精準地說出自己的生活經歷與遭遇：

我看似一條線

卻能立體又精準地測出你的遭遇

不管你在我的左邊還是右邊

我都會為你量身訂製磨難

直到你找到合適的位置

並且感謝我透過標準化過程

完美地打造出跟你腦中一模一樣的鏡界

(〈對稱軸-完美鏡界〉，行流一甲洪○華，2015「文以載數」文學獎詩歌組第五名)

在跨領域地嘗試將理性的數學與感性的文字進行相互結合後，構思跨域創作作品，以及藉此培養創作者獲得精神美感的提升，營造文章與想像之間一條不會斷裂的線索，帶著自己一起思考環境與生命的複雜性，找到合適自己的位置。

### (三)一與多的校園詩藝

每天繁瑣的上課、社團與打工，使得忙於生活而無暇從容寫作，但是固定

走路、思考、閱讀、學習的單調，跟隨「師法自然」的課堂主軸，摸索自然書寫這種表達語言模式，也是整理潛伏在內心場景的好方法。因為，「無意間出現」的花草樹木，是自身活動中驚喜，好奇探究、認識的過程，帶動了校園奇緣：

經風輕輕的吹拂，她，沒有雨的酸臭和觸感，那份淡淡的花香飄在風雨球場邊



，像是我是在打完球後不經意觸摸到不可勝數的她，下場休息時坐在場邊地板上，透過身體感受到她的存在，仔細再看竟發現灑落滿地，把球場妝點得閃亮。上網查了查，初識這叫黃菟的花，每一個單位看似一朵小菊花，植物學的形態構造來看，稱之為「頭狀花序」不能稱作是一朵小花，這般由許多小花聚集成簇，採用人海戰術集成一個共同受粉單位的做法，是用來彰顯花朵標的，吸引蜂蝶前來採蜜，就好像人一般，用鮮豔的穿著吸引更多人的目光。（107 級資管朱○佑）

無意間在球場邊初識「黃菟」，在有如小雨般的落下時，驚奇地透過她與自然的互動，打球多了一份飄上心頭的花香，感受她一粒一粒掉下的白色淚珠，襯著一些黃，彷彿是歷經時日淬鍊而染黃。而上網則查到了「頭狀花序」的戰略，了解到即使小小的她也懂得用彰顯花朵標的的方式，吸引蜂蝶注意藉以延續種族。

像這樣通過「我」的據實描寫，認知到自然物智慧的，還有紋白蝶媽媽經過擬人法修辭的書寫的看見與創意：蝴蝶的生態對比護子智慧：

散步時看到操場旁幾隻黃白色的飛行物，原來是隨處可見的現在正值春夏之交，校園草叢經常有它們空中如圓舞曲般的身影，也像隆冬壯觀的雪花飄揚。它們由卵到成蟲的生長變化，還蠻常看到倒掛樹上的蛹狀物，而最特別的是蝴蝶媽媽表現的生物智慧，她為了保護孩子，小心地把它們產在葉子背面，一行一行地排出宏壯的氣勢，用意在震攝心懷不軌的天敵。遠遠看到還以為是葉面水珠，這特殊的白珍珠因為有了母親的呵護，變得更加渾圓晶瑩。（107 級網通郭○龍）

蝴蝶媽媽產卵的時候「小心地把它們產在葉子背面，一行一行地排出宏壯的氣勢」，繁多宏偉的陣勢，不讓天敵得逞。文學經驗裡有自然環境裡的生存法則，也能關注環境並且延伸想像，認為蝴蝶卵的渾圓晶瑩完全是有了母親的呵護的關係。像這樣融入環境和環境中的自然物對話，不是唯一的經驗，校園的創作者，開始反省自身的經驗，就像學子們開始觀察環境，以自然書寫和環境對話，聰明地通過個人心境融入周遭情



境，轉而敘述自己渴望愛情的心意，與被照拂的溫柔。例如從蝴蝶完全變態的現象談到養生求美的自己：

蝴蝶是完全變態的昆蟲，一生有卵、幼蟲、蛹和蝴蝶的四個階段，像人類一樣有著生、老、病、死各階段，而人們以養生衛護身體，蝴蝶應該也有著相同的保護慾和堅強求美的內心吧。用翩翩群舞的身姿襯托出婀娜多姿，再用豔麗鮮明的身影彰顯出優雅嬌貴，我想擁有像她們從容不迫和美麗自信，吸引心儀對象的目光停駐在自己身上，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縱使痛徹心扉或是碎骨化蝶我也不怕。(108級電商謝○玲)

化蝶的愛情故事，是了解到蝴蝶這種日間飛行的舞者，然而，有了晴空的照耀與一身美麗的套裝，在綻放自己的過程中讓人人都會忍不住被她的舞姿所吸引，有人因此提出警訊，有人則想起了書頁中流傳的愛情經典：

一隻隻妖嬌撫媚的蝴蝶，常遭議論與聲討，但我寧願女生們跟她一樣擁有美麗與自信，就算會有人妒忌而酸言酸語，還是能有著引人保護的外表和堅強求美的心。遇到危險時可用翅膀花紋隱藏在環境，用身上佈滿細毛的鱗片增加逃脫機會，只要女生們別像花蝴蝶只顧展示美麗，不知怎麼保護自己就好。(107級電商阮○壬)

中國傳說中，梁山伯與祝英台兩位男女主角殉情後，靈魂化成蝴蝶比翼雙飛，所以蝴蝶有追求自由與愛情的象徵。而我愛蝴蝶不是因為她的外表或是舞姿，而是大自然春天使者的她，輕盈地飛舞天際，時不時的拂過花面，像母親一般溫柔呵護每一朵花兒。她只是輕輕地從眼簾晃過，便有如滴水滑入湖裡，泛起心中漣漪，彷彿被細心照看了一番。(108級電商林○隆)

無論是對自然知識的掌握，還是對藝文傳說的聯想，在作者「我」的注視中，蝴蝶出現「妖嬌撫媚」的美艷自信，也有「拂過花面，像母親一般溫柔呵護」的溫柔，不只



因人而異地順時順情，更常飛舞在哪個文化傳奇或文學經典，錯落有致地交織著自然跟人互動的非虛構的經驗，塑造出作者獨特的詩藝風格。

